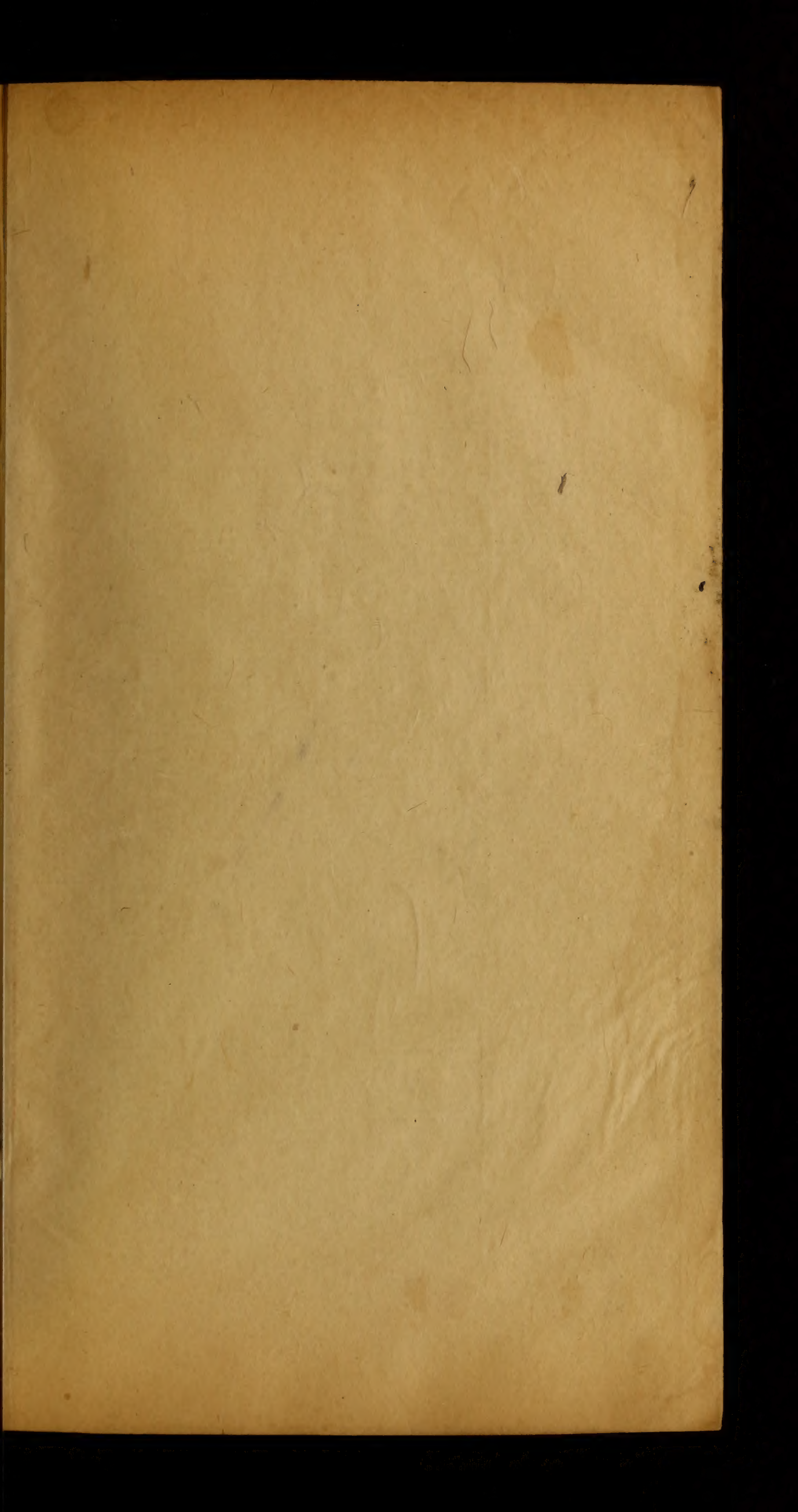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三

宋

理宗皇帝

辛亥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莽賚扣立。是爲憲宗。

初定宗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舊作木哥大將烏特哩哈達蘇布特之子舊作兀良合台今並改等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故在而議他屬將寘之何地邪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共推莽賚扣卽位于奎騰敖拉舊作闊帖兀阿蘭今改之地追尊考圖類爲帝廟號睿宗錫哩瑪勒及諸弟心不平莽賚扣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縶之

取主謀者誅之。遂須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在宣化府赤城縣獨石口北。方輿紀要。金世宗納涼之地。產黃花。狀若芙蕖而小。川故以名。）

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

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

清之貪緣權相狼狽為奸實已終身之玷雖端平初正人咸由引用特藉以釋衆憾而謝譏評非眞薦賢為國也史稱其不好立異者有怨詞而不知其失足在前不復能與彌遠相抗則始終一依阿淟涊之流甚於晚節頹唐興兵啟禍出諸當世已哉

者矣。不若忱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

賚從之。元世祖事始此。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侵淮蜀。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

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佑用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閑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

以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呼必賚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庫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于汴。以莽鼐舊作忙哥今改。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田。西起襄鄧。東連淸口注見前。桃源本桃園鎮元置縣後譌園爲源。今縣屬淮安府。列障守之。

蒙古號西域僧納摩舊作那摩今改。爲國師。

納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托齊舊作斡脫赤今改。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鄂托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蒙古主復

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托齊亦貴用事。

壬子十二年春。二月乙卯朔。日食。

蒙古主莽賚扣徙諸王于邊。殺定宗后烏拉海額錫實錫哩瑪勒子摩多齊。地名。方輿紀要。在和林西北。舊作沒脫赤。今改。

蒙古主莽賚扣。以諸王嘗欲立錫哩瑪勒。乃徙太宗后克勒奇庫塔納。舊作乞里吉忽帖尼。今改。于奎騰傲拉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錫哩瑪勒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錫哩瑪勒子默多齊之地

夏。六月。閩浙大水。

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䘏之。徐清叟言漢時關中

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舊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
天意。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呼必賚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戸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賚將兵擊大理。

宋史于余玠忽褒忽貶迄無定評夫余玠帥蜀時慷慨自許固不免大言不慚其狃于小捷而驕亢失之淺率然其出兵本意則求有裨非黷與元遇敵無功亦未嘗有所挫失若蒙古之侵掠蜀地自庫騰之陷成都已然不獨此時也乃以嘉定被攻歸咎余玠不過當時庸懦畏兵之流妄騰口說豈得為確論哉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守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十一月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癸丑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禥為皇子封永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孜為皇子賜名禥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

忠王。

二月己酉朔日食。

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先城沔州至是又城利州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刦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于親將楊成成曰。

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在潼川府三臺縣南迤邐層疊有若雲盤）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于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

學士召而以爲鄂州余晦爲宣諭使尋授制置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字肖會鄞人。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于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明年侍御史吳燧等劾玠聚斂罔利七罪詔籍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其子如孫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冬十二月蒙古呼必賚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賚以烏特哩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進自臨洮今鞏

昌府洮州衛。金元時屬臨洮府。蓋由此取道。自洮岷而松潘。以達雲南也。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即古麗水。以產金沙。故名。源出西番。流逕雲南麗江諸府境。下流至四川馬湖入大江。乘革囊及栰以濟。摩莎蠻主今麗江府。唐宋時爲摩莎蠻地。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段氏自石晉天福初建國曰大理。至宋熙寧中。段氏絕。高氏代之。元符初。段氏復興。號後理國。至是始亡。分兵取附都鄯善。當作鄯闡。滇記。蒙氏名都曰苴哶別都曰鄯闡。苴哶今大理府。鄯闡。今雲南府也。烏爨注詳後。等部。進入吐蕃。其酋蘇固圖舊作唆火脫。今改。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欵附。呼必賚遂班師。留烏特哩哈達攻諸夷之未附者

甲寅 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

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

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呼必賚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呼必賚旣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在潼川府鹽亭縣北）蒙古襲取之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爲蒙古所據

夏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蜀

耆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蒙古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字善甫輝和爾人博囉哈雅子舊作布魯海牙

今改為京兆宣撫使

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呼必賚善之。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曰。眞文武材也。呼必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强扶弱。境內大安。

蒙古張柔城亳州

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十[illegible]（在亳州南）

是時武弛于外文恬于內民怨于下所以干天怒者多矣區區罷張燈一事豈足以格天心

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窖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字子文金華人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于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呼必賚徵許衡（字平仲河內人徙河南）爲京兆提學

衡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水經注山多松栢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得王弼易畧例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氏書益有得尋居蘇門與樞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雨土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爲右司諫。

大全面藍色。爲戚里婢壻。夤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

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淸叟免

天錫以時雨土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繕修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逃逋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

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輾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于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淸叟。宋臣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于內侍初無預焉。于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西南夷盡降蒙古。

烏特哩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鬼蠻。諸部。考唐書南蠻傳。蠻有東西爨。西爨謂之白蠻。東爨謂之烏蠻。又有大勃弄小勃弄。其酋曰大鬼主。蠻俗好鬼。謂主祭者曰鬼主。

故又謂之鬼蠻也。皆在今雲南諸府境。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與下阿魯俱蠻部名。大懼。舉國以降。又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以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槐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三害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

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塈字景思餘杭人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等于遠州

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國家者無不爲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

大全刻求槐短絕不一露端倪以靜伺槐之舉動而槐入告果極言其邪佞不覺已墮其術中尚安望能聽納乎理宗未嘗疑卿卿勿疑之語論者比議其曲事調停不知理宗亦為大全所愚逃而不悟意中固已輕董而重丁故于進言之時不復能察其曲直一指之蔽不見泰山矧小人巧僞百出理宗烏足以語此

客私于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慶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弗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

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字毅伯樂清人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秋七月以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九月監察御史朱熠温州平陽人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蒙古城開平府在宣化府獨石口東北本金桓州地元置府後加號上都明改衛永樂中徙衛于獨石故城遂廢

初邢臺人劉秉忠字仲晦英爽不羈以家貧爲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汩沒爲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武安注見前尋爲僧于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呼必賚遣人召僧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呼必賚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桓州注見前東灤

水注亦北之龍岡即古卧龍山在古開平城水見前北今名巴罕呼喇呼山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磻字渭老。福州人。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同簽書院事。

時閻妃恃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于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册催内藏坊場錢槃奏言内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于帑藏之催科寶册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字道父潛之兄參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呼必賚開府命阿拉克岱爾行省事于京兆

或譖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拉克岱爾行省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呼必賚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弟臣也事難與較遠

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
釋及呼必賚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
罷鉤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攻襄陽入其郛

蒙古董文蔚（字彥華真定藁城人俊次子）既城光化棗陽儲餱糧會
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
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
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巳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
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夏六月蒙古將烏特哩哈達入交趾屠其城

烏特哩哈達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至洮江即富

艮江上流。在安南國臨洮府北。與程考雲南入交趾有二道。自洮江而分。一循江之左。一循江之右。交人戰敗其王陳日煚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蒙古主莽賚扣分道南侵以其少弟阿里克布克守和林。

蒙古諸王伊遜克舊作亦孫哥。駙馬約索爾舊作也速兒。今並改。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前使被囚。先是伊拉瑪斯等被囚。久之伊拉瑪斯死。餘使者至寶祐二年始釋還。乃命諸王阿里克布克居守和林。阿拉克岱爾輔之。自將南侵。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趨米倉。山名。在保寧府南江縣北。與大

巴山接。舊有闕。萬戶布爾察克舊作孛里叉。今改。由潼關趨沔州。

回鶻貢于蒙古。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爲。却之。賽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以爲言。蒙古主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戊午六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

光祖爲松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六安人。澈從孫。呂文德。王登字景宋。德安人。王鑑爲參議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耨埒沙卜珠岱人。按耨埒舊作紐璘。沙卜珠岱舊作珊竹帶。今並改。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都固舊作阿答胡。今改。于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字武仲。鄧州穰城人。等。據遂寧江箭灘渡在潼川府遂寧縣東。涪江津濟處。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天水人。等守劍門及靈泉山在遂寧縣東。數峯壁立。山頂流泉不竭。自將兵取成都。會阿都固死。耨埒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入西域。平克什密爾方輿紀要。在拂菻北。拂菻在西海上。杜佑曰。拂菻西瀕海。東南接波斯是也。舊作乞石迷。今改。諸國。

初蒙古遣宗王轄魯伐西域至是轄魯以綽勒們諾延舊作抄馬那顏今改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什密爾十餘國轉鬭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轄魯遂留鎮西域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秋九月蒙古主蒙哥入劍門冬十一月破鵞頂堡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南方輿紀要頂當作項劍州南有鵞項嶺堡蓋以此名諸城

耨埒閔蒙古主攻漢中遂留密喇卜和卓舊作密里霍者今改劉哈瑪爾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金沙江下流也舊置府于此今併入敘州府江由此入于大江獲守將張實考元史耨埒傳耨埒父塔塔爾入重慶獲張實與續綱目不同

遣招吉竹隘。在保寧府劍州北小劍山頂。四際斷崖。前臨巨壑。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蒙古主渡嘉陵江。注見前。至白水。即白水江。自陝西階州文縣。流逕昭化縣西北。又東南合嘉陵江。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字子明。天倪弟天全之子。急攻取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在昭化縣西南。上平下險。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鵞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山名。在順慶府南充縣南。宋末徙順慶府治此。大良。注見前。運山。當作雲山。注見前。石泉。唐縣。今屬龍安府。龍州。今龍安府是。守將劉淵。蒲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穆格塔齊

漣海與淮揚有輔車之勢守禦宜嚴至漣波四城官軍幾盡主帥豈得無咎理宗乃予似道請罪下詔特原非惟無以示公亦且何以勵衆紀綱委替極矣

兩。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蒙古將李璮（李全子。或曰本衢州徐氏子。全養爲子。）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璮取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移司紹慶。（今四川黔彭廳彭水縣。宋置紹慶府治此。）士璧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却。

蒙古主莽賚扣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蒙古至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尋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哩雅濟（舊作李忽蘭吉今改）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郎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爲都元帥

己未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烏特哩哈達掠靜江。注見前。遂圍潭州。

烏特哩哈達率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砦名。在廣西南寧府東橫山上。烏特哩哈達由交趾進兵。此爲孔道。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特哩哈達。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蹴賓州。與下象州俱唐置。今並屬柳州府。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烏特哩哈達掠官軍後。命其子阿珠舊作阿朮。今改。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時向士壁帥潭。竭力守禦。聞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卻。南嶽市。在長沙府善化縣西。嶽麓山南。湘江繞其東麓。亦曰嶽市鎮。

二月。蒙古主莽賚扣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閱武

場。蒙古主乃自引兵趨合州。自雞爪灘渡。灘在合州東北嘉陵江中。

直抵城下。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江浮橋。方戰。得入重慶。即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而還。

秋七月。蒙古主莽賚扣殂于合州。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蒙古主亦殂于合州城下。立凡九年。

廟號憲宗。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檮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古主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殂也。或傳其中飛矢云。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呼必賚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呼必賚惹兵渡淮。遂自將由大勝關。在河南汝寧府羅山縣南。張柔由虎頭關。注見前。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呼必賚至黃陂。北齊縣。今屬漢陽府。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穆格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在漢陽府黃陂縣東南。亦曰黃漢湖。元和志。黃祖閱武習戰之所。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在黃州府黃岡縣西北。與武昌府江夏縣分界。

今爲鎮。其南岸即滸黃洲。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字彦材等。載艨艟鼓棹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破臨江。宋軍。今爲府。屬江西。知軍事陳元桂撫州人死之。蒙古遂入瑞州。本南唐筠州。宋改名。今爲府。屬江西。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今南昌府是。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瞋目叱罵。遂死

之。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
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十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适之曾孫。）言大全鬼
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
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等相
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
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

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字文秉分寧人。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爲搏擊。奸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南渡僻處臨安形勢已失四明尤瀕海小郡高宗播遷至此幾不能以自存前車可鑒開慶鄂圍日蹙國事更非理宗止應博訪盈庭息浮議以勵戰守乃董宋臣忽倡退避之謀何子舉復主固守之策此南宋安危之關鍵而議遷議阻皆出自寺人之口可見舉朝皆庸闇懦怯之流無一人實心為國者然宋室時勢至此已無可為亦不係都之遷與不遷矣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蒙古呼必賚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

賈似道以庸材建閫觀其移軍黃州遇游兵而驚惶失措則臨陣畏葸情形概可想見固宜爲部衆所輕然自是效職行間自當聽宣撫約束豈有主帥督戰而屬弁譏笑自如甚至使兵士喧譁紀律何存呂文德使人訶止亦難涉于詬而于大體實可無譏至似道論功行賞似道遂以私意軒輊其奸欺固不足論然逵竟因此積釁降元罪實不容末減耳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哲辰巴圖魯奇卜察克人。舊作苦徹拔都兒。今改。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出軍襲哲辰巴圖魯。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譁于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蘋草坪一名李坪在黃岡縣北。今爲驛。獲之。

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

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呼必賚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拉克岱爾等謀立阿里克布

克。遣托郭斯舊作脫忽思。今改。括民兵。因集羣臣議。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陵州。曰。今國內空虛。塔齊爾轄督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𣋝。收皇帝璽。遣使召諸王會喪和林。命王子精吉木世祖長子。追贈裕宗。舊作真金。今改。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賚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

十二月。蒙古烏特哩哈達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呼必賚既還。命張傑閻旺以偏師候烏特哩哈達。而遣

默德齊赫嚕克氏。按默德齊舊作邁鐵赤，赫嚕克氏舊作合魯氏，今並改。將兵迎之至是烏特哩哈達解潭州之圍引兵趨湖北。

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呼必賚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烏特哩哈達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生磯。在黃岡縣西北。亦曰新生洲。

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新生磯。烏特哩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

徼師無端返旆自當詰問

其由乃一聞敵退僥倖息肩遂以爲功倖再造酬庸惟恐不至而于事之虛實不復致詳似道從此遂入處鈞衡始則敗壞疆場繼且朘傷國本理宗之昏耄亦甚矣

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還朝

高麗王瞮死蒙古呼必賚封其子倎爲王倎後更名植

白氣如匹練亘天

蒙古主呼必賚立是爲元世祖

先是呼必賚北還諸王哈丹舊作合丹今改穆格塔齊爾俱會于開平轄嚕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克布克不至廉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呼必賚然之遂卽位建元中統

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理宗儲嗣未建屬意忠王吳潛或實見其不足當主鬯之寄無妨直陳正諫顧詭詞沮止其意何居至前此沂邸入立事由彌遠不能正始理宗應尙內愧于心豈得擬不于倫對君而

然于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己。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禥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訶其所請既之戀舊之意復蹈譏訕之愆遂從臺諫糾彈似道轉得借正論以遂其排擠之技厥後循州死竄情固可矜然潛亦實有以自取之也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寵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范文虎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巳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諭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在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且齊舊作大必闍赤今改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

撫等官。至是元主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備。

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副之。

蒙古阿里克布克稱帝于和林。

阿里克布克聞呼必賚已立。命阿拉克岱爾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塔噶舊作渾都海。今改。自先朝

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塔噶復分遣人約成都密喇卜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舊作乞台不花。今改。同舉事。阿里克布克遂自立于和林。

蒙古以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為左丞。元史百官志。中書省。中統初。立左右丞各一員。秩正二品。五月。文謙罷。文統本李璮幕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與發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

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拉克岱爾。及六盤守將渾塔噶。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拉克岱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破膽。越二日。希憲至。宣詔旨。遣人往六盤。馳諭安撫。尋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塔噶。密喇卜和卓奇塔特布哈。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在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于成都。汪惟正字公理。德臣之子。誅奇塔特布哈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

德臣之弟。帥秦鞏諸軍。進討渾塔噶。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巴崇（舊作八春。今改）帥之。爲其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于獄。尸通衢。方出迎詔。渾塔噶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拉克岱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塔噶合軍而南。時諸王哈丹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旣陳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擣其前。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塔噶。阿拉克岱爾。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

王鶚爲金進士國亡時自當盡忠死節乃竟靦顏事元而又假舊君有服之說祈請祭葬張時泰以爲譬如婦人有人殺其夫而不能報反以身事讐又求盡哀於其家夫其論誠非過刻

擅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湯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元史百官志中書省參政二員從二品職亞右丞

蒙古以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元史百官志中統初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六年置承旨王鶚本傳中統建元首以鶚爲翰林學士承旨志傳牴牾續綱目從傳今仍之而注志以備考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京錫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

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没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字仁卿欒城人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高鳴字雄飛真定人爲學士復奏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熒惑入南斗。

留五十餘日。

六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喜悅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畧使。

蒙古李璮侵淮安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注見前。擊敗之。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

豈如唐儉之徒。欺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

寶交鈔。立互市于穎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

冬。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今改。為國師。

帕克巴。吐蕃薩斯嘉舊作薩斯迦。今改。人。足克袞舊作族欵。今改。氏也。相傳自其祖多爾濟舊作朶栗赤。今改。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帕克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辛酉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闈齒冑。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卯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

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以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參知政事。

龍榮伉直。不肯降志于賈似道。未踰年而罷。

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

時淮蜀士遺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河西人。世

蒙古初年未嘗無擅權言利之臣然當時外多良將兵勢方强而賢士建言並多錄用視宋之昏然潰敗者相去甚遠故卒以覆宋而樹國也

仕夏國。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爲翰林侍讀學士。

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

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主。王文統患之。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陽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爲不可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懇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宮稱。乃改樞大司農。默仍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摭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置于罪。以爲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凡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爲是下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字仲舉。哈瑪爾長子。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妬功啓戎。罷任鐫職。以文德爲四川宣撫使。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衊一時閫臣。且怨士璧嘗侮己。

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于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于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

冬。十月。蒙古主呼必賚擊阿里克布克于錫默圖。漠北地名。舊作昔木土。今改。敗走之。

蒙古主以阿里克布克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錫默圖之地。諸王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齊爾分道奮擊大

京邑荐饑與芮乃積粟坐視誠宜爲光祖所責然祇應據理開示不當挐引儲嗣爲辭至勸其乘民困以

破之追北五十里蒙古主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克布克北遁蒙古主引還

壬戌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爲江安軍

蒙古修孔子廟

臨安饑

詔賑邺貧民時馬光祖以樞密兼知臨安府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

結人心其說光爲悖逆蓋太子旣王位東朝入承大統已非與芮所能復顧況卽以儲君而論亦祇宜盡職于問安視膳不可稍萌博施邀譽之心豈有理宗方在御而太子私親顧可以曲惠小恩籍收衆志光祖欲爲與芮計將置理宗何地乎光祖肆意妄談不特立言失體實亦昧于大義矣

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爲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誅王文統。王文統以通好叛臣伏誅。續綱目書殺。非是。今改書。

璮自蒙古主卽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

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瓊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蕘通好于瓊事覺被誅已而瓊引麾下還攻益都入之遂復淄州

夏五月蒙古史天澤圍李瓊于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青陽黃帝子名其後以名為氏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舊作哈必赤今改總諸道兵擊瓊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仿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其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瓊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朝廷聞瓊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

山東。不敢進而還。

封陳光昺爲安南王。

陳日煚以蒙古烏特哩哈達旣還。乃反國傳位于子光昺遣使來告。詔封光昺爲安南王。加日煚爲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蒙古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

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旣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乃許潛歸葬。

李璮父子本起盜賊其將吏卒屬本盜所部亦習爲反覆外雖歸附而心實懷疑文炳能不設猜懼之形

秋八月蒙古克濟南獲李璮殺之以董文炳爲山東經略使。

蒙古主命史樞字子明天澤從子阿珠各將兵赴濟南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在濟南府歷城縣治西北隅周十餘里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董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

以弭其反側之志與裴度
以蔡卒爲牙兵事頗相類
可謂得弭亂之要領矣

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嚴忠濟。一名忠翰。字紫芝。實之子。

九月。蒙古以阿珠爲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爲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南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蒙古命阿哈瑪特回鶻人。舊作阿合馬。今改。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阿哈瑪特領之。仍兼諸

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已而阿哈瑪特請興鐵冶于鈞徐諸州。又請歲增鹽解課額。蒙古主嘉其能。超拜平章政事。

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注見前。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州將游翁明怨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略朱禩孫聞于朝。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行過藤州。唐置。明改縣。今屬廣西梧州府。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均田限田之制雖屬古法而實不可行蓋民之貧富不一必欲齊之則百弊以起富者愈擾則貧者愈以不安北宋之亂肇于新法南宋當臲卼之時猶以回買公田爲急使塗炭之民

癸亥 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蒙古主納之。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字中立寶慶進士

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宓張希顏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

日益朘削非自促危亡而
何

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副之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等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

繼之趙立奎首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二月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卓齊特察罕岱。時尚爲皇伯。八睿宗定宗憲宗爲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强銷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

襄樊爲南北衝要敵所必爭呂文德統軍駐鄂實藉其扼險固圉貪心一啟遂墮劉整術中眞可謂見小利而忘大害者呂氏兄弟在當時諸將號爲佼佼錚錚乃文德旣以驕貨慢邊文煥亦旋以失援降敵可知貪財畏死之念一動于

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爲請于朝。開榷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在襄陽縣東南。襄陽記。山舊名蘇嶺。後漢習郁建祠山上。立二石鹿于廟門。後人因以鹿門名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名。在襄陽縣南。輿地紀勝。山有白馬泉。亦名白馬山。）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

中未有不凶于家而害于國者也

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仕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降人費寅譖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為之輔修城治兵潛蓄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納罕（舊作南合今改）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甲子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從而責償于田主。其禍尤慘。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

公田不便于民臺諫士庶

既進膺競陳必非一人私見卽使其言無當亦宜平心體察究其利弊所在剴切布告以息浮談况沮之如理宗嘗降手詔權緩施行似于人言亦不無覺悟乃一聞似道欲去之請輒擢輿論于不恤轉許以任怨之名尚可謂黑白不分者矣

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于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卿旣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毘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摭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阿里克布克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舊作不魯花今改等。伏誅。

阿里克布克自錫默圖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玉隴哈什（舊作玉龍答失今改）三人及謀臣布拉噶托里齊（舊作脫里察今改）托郭斯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布拉噶等。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免。（棟于是年五月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反爲所中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爲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試士而以政事為問目孰是孰非原不妨子縷指至于國家廢興則非草野所宜妄論且明知大勢已去為臣者隱痛尤深何忍于盈廷發策之時直言宗社枋得固素知大義者而其情過激遂乖敬慎之常又何怪權奸之借端指摘乎

蒙古入都于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尋更號大都。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于似道。于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是為度宗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遂崩太子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度宗皇帝

乙丑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葬永穆陵

所謂雪恥者能奮興自拔以伸夙志則雖在匹夫義猶有取若蔡州之役借人之力而貪其功不武甚矣況昧脣齒相依之喻自速滅亡何名為雪恥哉

史臣曰理宗享國四十年蔡州之役可雪先恥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及其中年嗜慾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姦臣以致于此然自帝纘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尊號曰理其殆庶乎

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大江至荊州府枝江縣別出為沱下流復合其分處謂之上沱合處謂之下沱今縣東有下沱市）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節已出復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初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景定中同簽書樞密院事。雖俯仰容默爲似道用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嘗惡其輕發故不久而罷至是召拜參知政事。

秋九月蒙古以安圖穆呼哩四世孫舊作安童今改爲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

先是蒙古主追錄元勳以安圖穆呼哩後召長宿衞及是拜右丞相年二十一矣安圖以年少辭蒙古主曰朕思之熟矣乃召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丙寅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以李可為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

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諷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月蒙古以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爲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脇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五月以包恢（字宏父建昌人）簽書樞密院事

恢所至以嚴爲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政事赫然理

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蒙古主然之自是屢有問對蒙古主問曰祖宗法度具在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盤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銀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且有竊而去之者矣蒙古主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蒙古主皆稱善以字呼之而不名及蒙古主卽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諸路最

遂入議政。

丁卯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會稽人。

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爲太子妃。及是。立爲后。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顓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立國規模惟當權其法之善與不善而折衷于聖人之道若云必行漢法而後可則歷代破國亡家者非行漢法之人乎蓋許衡漢人修史者又出于漢人之手遂有此不經之論耳如衡之說正猶陸行者不知有舟水行者不知有車泥古之見物而不化未爲通達政體也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尸一吾民。畧曰。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由是論之。今日規模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思天有寒暑。積漸而變。誠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在用人立法。畧曰。用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盡如古昔。然已仕者給俸以養廉。未仕者寬格以敘用。則可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察汙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可息非分之求。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以及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三曰爲君難以踐言。畧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夫以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

布。法度不得立。天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此無他。爲上者多樂舒肆。爲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

防欺

略曰。人之情僞。有易有險。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美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譽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過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彊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倘可防邪。是故人君以知人爲貴。既不能知。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畧曰。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人君或知之。而召之命之。如厮養。賢者不屑也。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賢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必不肯尸位素餐。以取譏于天下。其難進也如此。且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居崇高之地。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正而扶持之。使如堯舜而後已。顧其勢恒難合。況奸邪佞倖。醜

正惡直。多方以昭之邪。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畧曰。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其詔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主之意旨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擅于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

得民心畧曰。民之戴君。本于天命。特由使之以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有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

順天道畧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克謹天戒。一以養民爲務。故民心得而和氣應。臣竊見近年彗孛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

六者爲難之目。四曰農桑學校畧曰。今國家但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從事于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

不可期也。五曰慎微。畧曰。天下所以定者。道有其宜。人君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則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或喜或怒。色見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必悔其失矣。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書凡萬餘言。既奏。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考元史許衡傳。衡所上疏。列為五條。續綱目刪作四事。且節錄殊不明晰。今依本傳。及王世貞綱鑑會纂。改輯。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在西湖北。相傳葛洪煉丹于此。故名。使迎養其中。似道于是五

曰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閫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三月。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

以葉夢鼎字鎭之。寧海人。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愬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

以恩不出。巳罷省部吏數人。夢陽怒。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食。未嘗求進。汝强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陽請去益力。帝不許。

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阿珠劉整城白河口。此白河。河南南陽府流入襄陽之河也。注詳前。方輿紀要。元築城于白河入漢之處。故址尚存。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疆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阿珠駐馬虎頭

山（在襄陽縣西南）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妄言要功賞亦假城耳襄陽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戊辰四年（蒙古至元五年）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帝似道疑其覬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秋九月蒙古阿珠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

十一月行義役法

蒙古以和爾郭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爲起居注

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謀不致遺失蒙古主命以和爾郭斯爲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四

宋

度宗皇帝

己巳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

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以制置兼知揚州初至官即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今江南通州金沙場東有河下達鹽運河入海即李庭芝所鑿）以省車運始平山堂（詳見前）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大臣進退當以禮自處非是則無以圖臣分乃宋之士大夫習染相沿在位稍不得志往往不待報而行或潛遁去姑無論其人之賢否而乖君臣大體一節已不可問況夢鼎視國勢傾危竟爾悍然長往直是為避禍苟全之計更不止僅圖自了矣

夢鼎扼于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在襄陽縣西北。一名漢皐山。襄陽記。鄭交甫見玉女處。包百丈山。在襄陽縣南。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哈瑪特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不許。阿哈瑪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

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可集事邪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帕克巴為大寶法王

蒙古主命帕克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更號帕克巴為大寶法王

三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范陽人）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圃（在襄陽縣東南漢江上）敗績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廷鸞每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閫

升碑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黜堂吏以泄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珠于新城敗績。新城。續綱目作新郢。考輿志。新郢城在德安府鍾祥縣西南。宋末築為戍守處。新城。在襄陽縣東南。元攻襄陽時築以絕宋糧援。兩城相去。蓋數百里。夏貴赴援至襄陽城下。則已踰新郢而西。不得云襲新郢也。且續綱目于目中。明云貴趣新城。而提綱乃書新郢。牴牾殊甚。今特改書。

詔以貴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舊志。元圍襄陽分築十城。新城其一也。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在襄

陽縣南爲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在襄陽縣鹿門山南漢江西岸亦爲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淐。植之弟冬。十月。蒙古遣兵討之

蒙古主以衍廢立。命趙璧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已而璧至東京。會衍已死。乃請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及其親屬。未幾。衍黨復集餘衆。立植庶族爲王。竄入海島。踰年。始討平之。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

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總禁兵。

庚午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遺書賈似道曰。吾持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

起復孫虎臣爲淮東安撫副使。

江萬里罷。

純臣事上功過皆無可掩飾固不可懷倖免之心亦豈宜存分謗之見廉希憲

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爾智密迪音。（舊作匿贊馬丁今改）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

當西域人繫獄被原時本未預聞無妨罷其事外觀補署皇判自求罷斥矯情干譽殊無足取又豈人臣勿欺之義乎

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哈瑪特曰日與妻妾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哈瑪特愧而退

以陳宗禮字立之淳祐進士簽書樞密院事

宫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筵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及是拜簽樞未幾卒

蒙古主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平章政事

阿哈瑪特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于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因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

三月。庚子朔。日食。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庫克新（舊作忽辛今改）有同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辭免。蒙古主不許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

時內轄相承必先呈稿于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遂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

寧鄖受圍三載似道壅閼上聞及度宗知而相詰似道不引罪自責輒敢究所從來誣置女嬪于死後此景靈成禮復以胡頴祖邳輅之請遷怒貴嬪度宗皆莫可如何其視漢獻幾無以異而似道之挾持震主較曹操奸惡亦不甚相遠正不獨據位要君怙侈專擅之罪而已

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輙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輙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陽。

十一月。蒙古城萬山。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軍于鹿門。以斷宋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

蹷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蹷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

辛未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大書閉糴者籍彊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侵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牽制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謂德齊展斯迪音一名烏瑪喇回回人按賽音謂德齊展斯迪音舊作賽典赤贍思丁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並改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澤州陽城人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扎拉布哈舊作札剌不花今改出

衡以論阿哈瑪特請解機務故不復舉人恐其嫌于樹黨耳其謂用人天子大柄當斷自宸衷所見誠是至云以薦舉人恐開市恩

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珠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在襄陽縣東南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

之漸尙未能盡當乎理夫人臣事君惟審于公私之辨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蠹援門戶之惡習其端固不可開至若蕭何之與曹參羊祜之與杜預舉賢爲國要自無傷公正苟其心稍涉于私即況論賢者亦難保其不陰爲市恩之地惟在君人者慎擇之非權不旁假斯不致有流弊耳

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字伯強遼東丹王十世孫家東平。姚燧字端甫樞之從子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九月蒙古弛四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

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跡稍異者黜之。

壬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元罷尚書省。

考元史百官志。至元七年。置尚書省。八年。併入中書。二十四年復置。二十九年又罷。其後武宗至大二年。再立尚書省。四年復罷。今並注于此。後因事附見。不具書。

阿哈瑪特仍平章中書省事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庭芝偵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河自襄陽西北東流入漢三國蜀志樂進在清泥以兵相拒即此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憤漢水方生

二張奮身冒險直達重圍其忠勇誠爲可尚但所云募二士持蠟書求援襄郢相距尚遙所募二人卽素狎波濤豈能于水中數日不

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注見下。又進高頭港口。在團山南。結方陣。夜漏下三刻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轉戰。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

矣況元兵既列椿連數十里魚蝦尚不能度其衛比可知無論水底摸絙難施且鋸一木非咄嗟可了而摸鋸水中斷椿浮上又寧不爲偵候者所知揆之于理實不可信此不過欲張大貴順之事遂從而附益之史家承其謬誤亦未加深察耳

千。駐龍尾洲。在襄陽縣東南漢江中。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消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珠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

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

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

氏爲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歟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致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

廷鸞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

劉整叛降之初元人卽信而委任之何至此時始患爲元用况整旣隳節昧心豈復繫懷宋室而其雄狡之性于宋元强弱勝負大局籌之已深斷不肯爲虛名所餌卽欲藉此離間亦無隙可乘徒令詔使被戕見笑敵國可謂拙于謀矣

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遣使入元。封劉整爲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詔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賫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旣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

病至嵊縣。本漢剡縣，宋改名。今縣屬紹興府。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癸酉　九年。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文虎之姪。牛富霍邱人。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屻。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汀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

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絶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絶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



援襄陽者。御史李玨。入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玨曰。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十人。文煥即謬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　先是。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涯。今改。輝和爾人。攻樊城。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遂破外郭。至是。移之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爾哈雅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欵。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

元之覆宋也專力荆湖迫襄樊舉而藩籬去險固失破竹之勢已成淮東諸路之師特以牽制宋兵使腹背受敵耳非必欲築堡堅壘爲犄角持久計也況清口桃源之策整當時即有是言何至將軍中書帙密稱付吏人之手使得宣洩于外乎至蜀平江南可定之言尤衆所共見不待整言者宋人不惟不燭其詐

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盧州文福。文德子知靖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詔城清口。詳見前。

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置清河軍。元改縣。今縣屬淮安府。

置機速房于中書。

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

且傾信之而遽加與繕所
見何異孩孺哉

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鏁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在安陸府當陽縣西亦名覆船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子精吉木爲太子。

精吉木。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字敬甫。唐縣人。以輔之。元主以爲太子贊善。精吉木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

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精吉木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

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溍字元質葵之子。爲沿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溍兼建康留守。溍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于循州。註見前。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字君賁福州興化人。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

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季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與奴隸庸才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置重典則人心與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

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等爲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入城馬騣山。在重慶府合州東北。知合州張珏字君玉。鳳州人。擊走之。

劉整獻計于元。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頭。亦在合州東北。二山。扼三江口。嘉陵江入合州界。合渠江。曰嘉渠口。又經州東南合涪江。曰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舊作合剌。今改。築之。張珏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在合州嘉陵江中。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騣城築卒不就。先是。元兵入蜀。珏與王堅協力拒守。堅還。以珏代之。珏承凋弊之後。外以兵護農。內敎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至是元兵既退。珏言于朝。請城馬騣虎頭二山。或先城其一。以據險要。不報。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爲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爲沿江制置使。

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爲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封子㬎帝次子。全后出。㬎同㬎。郎顯字。爲嘉國公。

甲戌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元以巴延（蒙古巴林部人。舊作伯顏。今改。）爲中書左丞相。

巴延事宗王轄曾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㬎卽位。太后臨朝稱詔。

帝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及是崩。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昰（同正。帝長子。）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㬎。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

封兄昰爲吉王。弟昺（同炳。度宗第三子。）爲信王。

昰母楊淑妃昺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宋即不拘元聘使元亦未必竟能忘情況既因此構釁興兵更非禮遣所能釋恐至此時而欲輸幣緩師幾無異衛莊公之許璧求活立信所見誠爲迂濶無當然其以選兵屯守爲上策雖亦緩不及事然憑江淮之險以爲固悉簡精銳扼守未嘗不可稍遏敵鋒而爲國獻謀言之尤爲無罪乃似道遽以爲狂言肆詬罷斥旋加必欲鉗天下之口以坐視宗社之亡實不解其是何肺腸矣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責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治之。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一二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以朱禩孫爲京湖制使。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北與於潛縣及湖州府安吉州接界元和志山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

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注俱見前民溺死者無算

元太保劉秉忠卒諡文貞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愼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

元史天澤巴延大舉南侵天澤有疾而還

元主詔數賈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天澤巴延總諸道

兵。與阿珠阿爾哈雅呂文煥行省荊湖。博囉干莽郭人。太祖功臣。鄂約達勒曾孫。按博囉干舊作博羅懽。莽郭舊作忙兀。鄂約達勒舊作畏答兒。今並改。安塔海蘇達蘇人。舊作遜都思。今改。劉整。達春。蒙古扎拉爾氏。舊作塔出。今改。董文炳行院淮西兵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巴延節制。

九月。元呂文煥以巴延趨郢州。劉整以博囉干趨淮西。

巴延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囉干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多扎拉爾氏。舊作唆都。今改。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北。與鄖陽府接界。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在南漳縣南。山最險隘。徇荊南。而自與阿珠帥阿樓罕扎拉爾氏。舊作阿剌罕。今改。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

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冬十月。元巴延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巴延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鎮名。在安陸府荆門州東南。州志。西魏置綠蘇縣。後廢。今為沙洋鎮。臨漢水上。破新郢。守將邊居誼隨州人。死之。

巴延薄郢州軍十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郢州城。即古石城。今為安陸府治。石城注見前。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乃用俘者言。由間道趨郢。俘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巴延從之。攻拔黃家灣堡。引諸軍盪舟由藤湖入漢。黃家灣堡在鍾祥縣南。藤湖在荆門州東南。進至沙洋。遣俘

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遂薄新城。（即新郢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

十一月。以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後徙鎮江。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毎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

以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章鑑字公秉。分寧人。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制下。爚屢疏固辭。不許。尋又請毋判省院公牘。亦不許。

十二月。元巴延攻陽邏堡。注見前。夏貴帥師拒之。巴延使阿珠襲青山磯。在武昌府江夏縣東北濱大江。遂渡江。

巴延至蔡店。在漢陽府漢陽縣西。今為鎮。有巡司。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在漢陽府孝感縣東南。上流即澴水。分流曰濜水。又別為竹子港。下流俱入大江。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在漢陽府黃陂縣南上通武湖。下達大江。一名武口。亦名沙武口。入江。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乘間遣阿樓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巴延因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阿珠即以昏時。率四

翼軍泝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字晉明天澤子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

元巴延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巴延遂會阿珠趨鄂州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師遂入堡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

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乃渡江與阿珠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

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鄂州降元巴延使行省右丞阿爾哈雅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招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命阿爾哈雅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似道素不知兵前此鄂州之役掩敗爲功尤衆人所共見及鄂破而元師乘勝東下席捲之勢已成雖名將尚恐不足抵禦似道卽出豈能紓敵患而安衆心廷臣疏請似道視出蓋欲其權奸誤國藉以覘其致敗耳非果畀其有濟於事然權國計而快私憤廷臣之心亦不可問此宋之所以亡也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椿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覈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陳奕以黃州叛。降元

元巴延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巴延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

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欵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㬎

乙亥 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元兵入黃蘄州。

葬永紹陵。

史臣曰。度宗嗣位。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弊寖甚。國亡不于身。幸矣。

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夔提舉江州興福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眞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師夔參贊都督府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眞孫降元。巴延以師夔知江

劉整以宋將降元甘爲鄕導已不足齒于人類乃不以身事二姓爲恥而扼腕于首帥約束成功後人發憤以死適益增其遺臭豈直輕于鴻毛豈得以豫讓相比哉

州。時知壽昌軍宋置。屬鄂州。今武昌府武昌縣是。胡夢麟。寓治州中。自殺。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獻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心乎。斥遣之。庾公樓。在九江府治後。濱大江。

元劉整死于無爲軍。周禮曰。整以宋臣降元。引兵戕故國。從叛逆例書死。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擣也。巴延不可。至是整率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遂發憤死于無爲城下。

知安慶府宋置。今屬江南。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如江州迎元軍。巴延乃使阿珠以舟師先造

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仰藥死。巴延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得擅行。進次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

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凈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巴延不許

似道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巴延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元克池州（唐置明爲府今屬江南）權守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卯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峻拒之。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欵。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明日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元主封其子諾摩罕舊作那木罕。今改。爲北平王。以安圖行省院

事于北鄙。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元史諸王世系表。海都爲太宗第五子和碩王之子。和碩王。舊作合失大王。今改。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諾摩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圖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諡忠武。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尉。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取江淮州軍。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在池州府銅陵縣東北。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在蕪湖縣西南上源即寧國之小淮水下流入江今有鎮。貴嘗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鬭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而陰遣步騎夾岸以進。時阿珠與虎臣對陣。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濠州人。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

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珠麾將校橫擊深入巴延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于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

元克饒州知州事唐震字景實會稽人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其兄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罷相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在饒州府鄱陽縣北。唐刺史薛振常採芝于此。因名。）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至是。謂門人陳偉器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本蜀人王橚子。爲萬里後。）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忠。）

行宮留守趙溍棄建康而逃。

江上之師爲南宋存亡一大機會自遷都議起廷論遂有異同然時事至此已無可爲即固守孤城亦未必能再延一綫但與其播遷海上委棄洪濤又何如堅蹕行都猶不失爲宗社之殉耶王爚此論固未爲非理然以其說不行棄位徑去置國事于不問其跡似予抗直其心未免避禍以視似道之喪師辱國所差亦不能以間耳

滔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賈似道親信。時令總禁兵。）出復以爲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巳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字叔章衡州人。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遣元行人郝經還。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字季常。等來問經所在。

郝經使宋被拘抗志不屈固宜與蘇武並稱然武尚不免娶婦生子而經獨以著書講學爲事更可謂錚錚不滲者至帛書一節世蓋因武事而傅會不知上林射鴈乃漢使設詞以誑匈奴在當時本非真實若竟欲藉以爲通問則不免倣古而失之愚謂經必不出此且中統十五載適當至元乙亥距經北還之歲首尾一年繒帛之質豈能尚無浥損亦入射得又何以竟歸私家宋濂輩倘以點綴詞章固無不可史傳亦採而錄之則誣矣

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尚醫近侍迎勞至燕。未幾卒。諡文忠。經留宋十六年。思託言乘後。所著有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于學。其北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蓋經以久留。音問不通。乃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時南北隔絶。不知中統之爲至元也。事載元史經本傳。明宋濂有題帛書後文。且云。是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中。集賢學士郭貫獲之。始上于朝。仁宗命裝潢成帙。藏著東觀。吳澄袁桷虞集皆有所作。其言尤爲詳確。續綱目不載。今特爲補輯。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

汪立信從容就節志固可

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

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招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

慫然方駐兵高郵身當南
北之衝屹然爲江淮聲援
使其乘潰師之後激勵士
卒力圖再舉或藉此稍爲
牽挂亦未可知即時勢萬
無可爲亦當倣嬰守計窮
與城同殉乃甫聞敗問遽
俯首戕于時事絲毫無補
惜乎其輕擲一死耳

金明立信愛將。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刦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閧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巴延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巴延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

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與博囉干達春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

以王爚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師。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爲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削章鑑官。放歸田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子祠。韓震之死。鑑明

其無他。爲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鑑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日爲滿朝歡。

復吳潛向士璧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續綱目作陳過庭。考宋史本紀無庭字。今改正。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于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金華人。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

元軍入常州。

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續綱目作王良臣。今從宋史。等。以城降元。知平江府潛說友亦叛降于元。後五月。知州防禦使劉師勇復取常州。劉師勇。廬州人。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人臣當無事之時猶圖自進引身而退已乖陳力就列之義矧乃疆場日棘國故多艱卽夙夜在公尚恐不能救危亡于萬一盡心所事義固應然豈有當京邑戒嚴相率而爲遁荒之舉棄置朝廷悍然不顧曾淵子等平日皆號讀書明理之人至臨難則唯思苟免眞爲士類所羞稱然章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鬬于中天一星隕

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

臨安戒嚴曾淵子字廣微南豐人文及翁字時學綿州人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于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

鑑留夢炎輩身秉國鈞亦復抱頭鼠竄其餘又何足責乎

元兵旣已渡江其爲閫非

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誘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禮部尚書廉希賢（字達甫一名準圖哈雅希憲從弟）等來至獨松關（在今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爲江浙二省要隘）守將張濡（俊曾孫）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泰安長清人實之子）奉國書而南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行

乞和可了兩軍相對使行其間乃行人甫入境遽以兵刃相加實非情理所宜使宋果有良將勁卒可以制勝或者猶可今旣無可自恃者而冒昧橫挑敵怒以致忿師以古言更與兒戲何異元人甚肯爲宋所愚謀國者錯繆若此尚何所恃以圖存耶

至獨松關。張濡部曲不知爲使。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爲詐計。覘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元兵尋復破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敘州人。光五世孫。

死之。

夏四月元阿爾哈雅侵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遂盡取荊南州軍。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靑陽夢炎等遂出降阿爾哈雅遂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于是湖北諸郡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荊門。相繼皆降阿爾哈雅以兵守峽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建藩之說在平世已屬迂談況敵騎憑城即猛將雄兵猶難支拄豈與芮庸材分陝所可倚以自彊且紹興僻在浙東地非衝要虛崇體制更與實際何裨議者第欲博建置之名而于當時事勢全未籌及厥後行都既破與芮且不召自來又安在其能為藩衛乎

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彊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珠侵眞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厲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犒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珠攻眞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宗室子帥兵大戰于老鸛觜。註見前敗績。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陽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

是時宋之君臣救亡之不暇尚從容爲崇儒重道之舉此與宋襄臨戰談古何異眞可笑可哀耳

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二十騎絶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而斃。才軍遂潰。阿珠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詔與婺州處士何基王栢。基字子恭。栢字會之。俱金華人。賜謚。基少師事黃榦。醇固篤實。絶類漢儒。趙汝騰蔡抗字仲節。元定孫。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又改承務郎。基終不受。栢年三十。始知爲學之源。捐去俗學。勇于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

黜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享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成都安撫使昝萬壽以嘉定（唐嘉州地宋置府今隸四川）諸城叛降元

元主召汪良臣入朝謂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

授西川行樞密院事遣還艮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艮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山名。在今嘉定府東。以形似得名。）九頂（山名。在今嘉定府東一里。隔江山有九峯。故名。）紫雲（在今犍為縣東南。亦曰子雲城。相傳揚雄曾居此而名。）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昝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于元。獨四川制置副使張珏。固守不下。元主建東西川行樞密院。會兵萬人圍之。軍心不和。珏得以拒守。）

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爚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閑也。乃以

水軍因舟為壘。潮汐之盈縮無常。惟視水勢行舟。斯蕩膠灘之虞。庶可兩免。迨傑堅壁中流。既非萬全之策。而乃禁其發碇以驅之于必死之地。即無阿珠火攻。亦不知其將何以制勝也。措置乖方。束手就斃。世傑固忠有餘而智不足者

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爚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珠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圌山。在今鎮江府丹徒縣東北。山在江濱。有上下二箭洞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在今丹徒縣東北。與焦山對峙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既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江死。張弘範董文

炳復以銳卒橫衡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阿珠引範追之獲黃白鷂船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尚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

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尋又徙于建寧府詔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翁合上言似道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國子司業方應發中書舍人王應麟亦言之皆不從于是侍御史陳景行孫嶸叟等上疏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乃詔貴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在今建寧府甌寧縣城南

晉建。舊名林泉。唐賜今名。侍妾尚數十八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在今泉州府晉江縣東北。一名萬安橋。宋嘉祐中。太守蔡襄建。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爲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不然則已請行宜中甚愧已而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

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出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皐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畧以爲趙溍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狠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于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皐等臨安獄而降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爚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

如人言者。可罷爚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既罷相。未幾遂卒。爚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元以巴延爲右丞相。阿珠爲左丞相。

元主召巴延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卽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戶蘇都爾岱舊作宋都解。今改。及呂師夔、李恒西夏之裔。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之亦不行。

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阿爾哈雅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冬十月。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夢炎自右相除左相。宜中自觀文殿大學士復除右相。

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爾哈雅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五代宋縣。今屬湖南長沙府。益陽漢縣。今亦

屬長沙府。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栅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人皆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舟次南劒州黯淡灘。在今延平府城東。其水湍急。其石廉利。號稱極險。虎臣曰。水淸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卽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在今龍溪縣南。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卽厠。丁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後十二月。復詔許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元阿珠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珠攻揚久而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巴延至瀏頭召諸將授方畧遂率衆軍南行

元巴延渡江分兵東下

巴延定議分兵爲三道阿樓罕鄂囉齊扎喇台人按鄂囉齊舊作奥魯赤扎喇台舊作扎剌台今並改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在今廣德州東與長興縣接界爲江浙陸行通道趨獨松關董文炳姜衛國王掃固察之子按姜衛舊作相威掃固察舊作速渾察今並改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澉浦在今海鹽縣南水經注云谷水于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即此華亭以范文虎爲前鋒巴延及安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爲前鋒水

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寧都人。麻士龍朱華與張全陳宜中所遣也。合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在今武進縣東南。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十一月。元將阿樓罕克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

阿樓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葵之子。死之。遂至護牙山。一名伍牙山。在今建平縣東北。爲金陵諸山之祖。支派連屬。北接溧陽。連戰皆捷。進克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

元將蘇都爾岱李恒等盡取江西州軍都統密佑其先密州人後居廬州。逆戰于撫州死之。

蘇都爾岱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闔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在今進賢縣南。元兵呼曰降者乎鬬者乎佑曰鬬者也麾其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蘇都爾岱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令其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入閩。

元巴延克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訔子希得。通判陳炤字光伯常州人。都統王安節堅之子。死之。

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主安節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礮。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巴延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以謝枋得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師夔舉族降元並受官職叛逆顯然而其部曲又爭相降附呂氏之罪惡更無可原枋得因素稱守道重義者何亦狃于私交保其可信且欲藉以行成其視司馬遷之于李陵殆有甚焉迨次年安仁之戰卒敗于師夔能無自悔邪

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鎭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爲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爲鎭王。謚昭肅。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爲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鎭王。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

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張濡既遁。後爲廉希賢之子所殺。

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巴延不許。

陳宜中當國。遣將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

呂文煥喪心負國反面事敵不加以門誅已屬寬典況危急之際懷去就者正多尤當明誅賞以示激勸乃于叛臣族屬不惟不申刑憲轉重予褒崇將何以警亂賊之心而作忠義之氣且文煥既已降元不復縈情故國又豈區區王爵足以動其心者宋廷舉措若此所見何異孩稚

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天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曩加特（奈曼人舊作囊加歹今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追封呂文德爲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爲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元巴延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破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是時敵兵深入臨安已在掌握之中宋君臣卽欲屈節圖存元人安肯捨垂成之功遽爲返旆乃始則抗請班師繼則求封小國惟冀延殘喘甘于含垢包羞而不顧徒辱其名而終歸無益直當謚爲至愚而已獨惜陸秀夫後旣有負海之節而此時嘿無一言且舉稱姪孫之約以往見巴延何哉

陳宜中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曩加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于平江。巴延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爲之。岳等至高郵嵇家莊。爲嵇聳所殺。

黃萬石叛降元。統制米立（淮人。）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元軍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

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陳上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丙子二年是年依前夏商例一歲而係三月以前爲宋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爲元至元十三年說詳後春正月元阿爾哈雅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遂盡取湖南州軍

阿爾哈雅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礮攻之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

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字震仲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安仁人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爾哈雅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

陳文龍元年十二月文龍參知政事黃鏞元年十一月鏞同簽書樞密院事遁以吳堅

元年十二月。堅簽書樞密院事。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字長孺。同曾孫。參知政事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尋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楙及士林皆遁去。召留夢炎還。亦不至。詔卽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諸闕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字景程。汝愚曾孫。居饒之餘干。與提刑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絶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晉縣。今屬湖州府。臨安晉縣。今屬杭州府。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茇舍陴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

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閤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伺守者少怠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烝嘗且約巴延會長安鎮在今海寧縣西北以與仁和縣接界輸平。

進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

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名與

擇。安僖王子偁之後。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

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

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修容

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

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

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

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

翌日行。倉卒失于奏爾。

元巴延軍皐亭山。在今仁和縣東北。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



丞相陳宜中夜遁。

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巴延乃進次皐亭山。阿欑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即今北新關。在仁和縣北武林門外。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巴延受之。遣使召宜中議降事。而使囊加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于溫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宋縣。今改名鎮海。屬寧波府。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

以爲彪求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在今鎮海縣東北山形卓立如巾幘故名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巴延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巴延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先拜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

枋得固講理學者戰而敗死國事可也乃變姓名而竄猶以論學爲人所宗正所謂進退無據史何有與辭豈正見哉

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蒙固岱蒙古塔塔爾氏。舊作忙兀台。今改。索多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楊淑妃。秀王與檡。從行。

元呂師夔侵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與元戰于安仁。陳縣。今屬饒州府。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宋軍名。屬福建路。今福建建寧府是。山中。妻子皆被執。枋得至建寧。變姓名。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建陽。晉縣。今屬建寧府。

二月。日中有黑子。

元巴延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巴延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固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眉州人時爲簽書樞密院事獨不肯鵬飛令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巴延進屯湖州市在今杭州城北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畧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覩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日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倘何言哉巴延令張惠阿樓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尋復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是年正月。餘慶已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

餘慶兇狡殘忍。岊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遁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天祥尋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

巴延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巴延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

行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字貴卿範從子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我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我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眞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

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遂由通州汎海如溫。以求二王。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竟三日不至。

元巴延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

巴延聞二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吾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溫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唐巢縣地。宋置鎮巢軍。今仍爲縣。屬廬州府）洪福死之。

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戸昂吉爾。（張掖人。姓葉普爾努氏。按昂吉爾舊作昂吉兒。葉普爾努舊作野蒲。今並改）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

以書抵巴延曰願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欵于元元以貴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旣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蒞殺福子大源大淵譁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三月元巴延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宋亡

巴延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在今錢塘縣天竺西南。鳳篁嶺之北。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巴延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安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字巨翁。衢州江山人。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

